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蔣繼勳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一

朱子十八

訓門人九（總訓門人而無名字者為此卷）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熹所解書也（過）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文蔚）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横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横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令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令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

若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裏略些數句發動自然曉得今諸公盡不曾曉得縱某多言何益無他只要熟看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卓〇僩略

一學者患記文字不起先生曰只是不熟不曾玩味入心但守得冊子上言語所以見冊子時記得纔放下便忘了若使自家實得他那意思如何會忘譬如人將一塊生薑來須知道是辣若將一塊砂糖來便不信是辣端蒙

謂一士友曰向嘗收書云讀書不用精熟又云不要思惟讀書正要精熟而言不用精熟學問正要思惟而言不可思惟只為此兩句在胷中做病根正如人食冷物留於脾胃之間十數年為害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病根不除也蓋卿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

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功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工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

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已體察著已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

面全不曾相干涉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颼(去聲)棹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説閒話逐物而已敢説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説一日一時也無莫説一時頃刻也

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閒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别他那得工夫說閒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

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又曰若是大處入不得便從小處入東邊入不得便從西邊入及至入得了觸處皆是此理今公等千頭萬緒不曾理會得一箇透徹所以東解西摸便無一箇入頭處

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

夫亦須如此　　個

諸公來聽説話某所説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項者只緣聖賢説得多了既欲為此又欲為彼如夜來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却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説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説出門如見大賔也好空多了少間却不把捉得一

項周全 賀孫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今看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須盡記得諸家說方有箇襯簟處這義理根脚方牢這心也有箇泊處心路只在這上走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公輩看文字大槩都有箇生之病所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是去巴攬包籠他元無實見處某舊時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

條暢古今諸家說盖用記取閒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們只是紐揑巴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相聚得一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這箇道理古時聖賢也如此說今

人也如此說說得大槩一般然今人說終是不似所
爭者只是熟與不熟耳縱使說得十分全似猶不似
在何况和那十分似底也不曾看得出敬子云而今
每日只是優游和緩分外看得幾遍分外讀得幾遍
意思便覺得不同曰而今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
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箇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八分
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
是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工夫須是放大火中鍛煉鍛

教他通紅溶成汁瀉成鋌方得今只是略略火面上熁得透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横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捌成團捺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可㫖當思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平生也費許多工夫看文字下梢頭都不得力者正縁不熟耳只縁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老蘓説平生因聞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

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個

某然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

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

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

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

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

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

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

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厮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别處邀截須如此作功夫方得而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畧畧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着那痒處何況更望掐着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

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做功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碁是如何着是如何做功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功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

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乎覺得今年只是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瀨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着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恭常說正是

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吵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窓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守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曾抓着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脚才動自然踏着

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著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着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

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着他原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見陝廝殺擂着皷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胡泳

或言在家滚滚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汩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

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工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滚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賀孫

或有來省先生者曰別後讀何書曰雖不敢廢學然家間事亦多難得全功曰覺得公今未有箇地頭在光陰可惜不知不覺便是三五年如今又去赴官官所事尤多益難得餘力人生能得幾箇三五年須是自

强若尋得箇僻静寺院做一兩年工夫須尋得箇地頭可以自上做將去若似此悠悠如何得進廣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為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為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别及再相見只是如此㒯

謂諸生曰公皆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着力理會

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得零碎不見得周匝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着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 孫賀

某平日於諸友看文字相待甚寬且只令自看前日因病覺得無多時月於是大懼若諸友都只恁悠悠終於無益只要得大家盡心看得這道理教分明透徹所謂道理也只是將聖賢言語體認本意得其本意

則所言者便只此道理一一理會令十分透徹無些䟽縫𡚁塞方始住每思以前諸先生盡心盡力理會許多道理當時亦各各親近師承今看來各人自是一說本來諸先生之意初不体認得只各人挑載得些去自做一家說話本不曾得諸先生之心某今惟要諸公看得道理分明透徹無些小𡚁塞某之心即諸公之心諸公之心即某之心都只是這箇心如何有人說到這地頭又如何有人說不得這地頭這是

因甚恁地這須是自家大段欠處賀孫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着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

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時舉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空度了日子須著火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淳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

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滕滕如何做事數日後徵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别還他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

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 賀孫

某於相法却愛若硬清癯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為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意於為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更不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為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曾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剽竊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真箇做時文底也須深資

廣取以自輔益以之為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求合那亂道底試官為茍簡滅裂底工夫他亦不曾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某記少年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間做賦者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

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倣傚專爲苟簡滅裂底工夫歎息者久之僩

看來如今學者之病多是箇好名且如讀書却不去子細考究義理教極分明只是纔看過便了只道自家已看得甚麽文字了都不思量於身上濟得甚事這箇只是做名聲其實又做得甚麽名聲下梢只得人說他已看得甚文字了這箇非獨卓丈如此看來都如此若恁地也是枉了一生賀孫

今學者大抵不曾子細玩味得聖賢言意却要懸空安立議論一似喫物事相似肚裏其實未曾飽却以手鼓腹向人說我已飽了只此乃是未飽若真箇飽者却未必說也人人好做甚銘做甚賛於己分上其實何益既不曾實讀得書玩味得聖賢言意則今日所說者是這箇話明日又只是這箇話豈得有新見邪切宜戒之時舉

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為足矣之心而無求

為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大雅

呂大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文蔚

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今之學者却不如他文蔚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踈散終至於忘了如此

是當初不立界分做去士毅

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還且謾恁地逐段看還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虧欠若只恁地逐段看不理會大底道理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礦闊底基址須是開墾得這箇些方始架造安排有頓放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若不見得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著趁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處況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自家

一身都是許多道理人人有許多道理蓋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缺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喫飯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脫衣服也在上面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

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賀孫

先生問諸公莫更有甚商量坐中有云此中諸公學問皆溺於高遠無根近來方得先生發明未遽有問將來有所疑却寫去問先生曰却是以待來年然後已說話此只是不曾切己立志若果切己立志睡也不着起來理會所以發憤忘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去理會今人有兩般見識一般只是談虛說妙全不切

已把做一場說話了又有一般人說此事難理會只恁地做人自得讓與他們自理會如人交易情願批退帳待別人典買今人情願批退學問底多　謙

諸公數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曾切己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趂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

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楨○時舉同）

先生一日謂諸生曰某患學者讀書不求經旨談說空妙故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往往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卻看得不切己須是將切己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端蒙）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先生曰看教切己 文蔚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却攷索得如此支離反不濟事如某向來作或問蓋欲學者識取正意觀此書者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此不足

辨删其不足辨者令正意愈明白可也若更去外面生出許多議論則正意反不明矣今非特不見經文正意只諸家之說亦看他正意未著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必大

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

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閒說閒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却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

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説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説説得全無意思蓋卿

或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面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説話來只是居處時便用恭執事便用敬與人時便用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過只是如此説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

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脚拖尾不濟得事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削成相似雖以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濂溪二程横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須是整肅

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蔓都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僩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們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間大水瀰漫少間水既退盡落低窪處方是入窠槽今盡是泛泛說從別處去某常以為書不難讀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差排

思其所不當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不當辨盡是枉了濟得甚事 僩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嶢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又曰看書且要依文看得大槩意思了却去玫究

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這箇似轉水車相似只撥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篩籮一齊都轉自不費力而今一齊說得枯燥無些子滋味便更看二十年也只不濟事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若著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公看文字如一箇船閣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泛將去更將外面事物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枉用了心力枉費日子

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時了得某而今一自與諸公們說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願諸公寬著意思且看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僩

學者須要無事時去做得功夫然後可來此剖決是非今才一不在此便棄了這箇至此又却臨時逐旋尋得一兩句言語來問則又何益壽昌

或曰某尋常所學多於優游浹洽中得之曰若遽然便以為有所見亦未是大抵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且未可說篤行只這裏便是浹洽處孔子所以好古敏以求之其用力如此𫍙

人合是疑了問公今却是揀難處來問教人如何摸若說得公又如何便曉得若升高必自下令人要入室與須先入門入庭見路頭熟次第入中間來如何自階東一造要做後門出伊川云學者須先就近處

賀孫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賀孫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後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道夫

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疑某雖看至沒緊要底物事亦須致疑纔疑便須理會得徹頭個

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家讀書未嘗有疑可學

讀語錄玩了却不如乍見者勇於得此是病方

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麽若是切已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

到其面前商量便易爲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
如何得會長進欲爲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
闊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
切於爲己時舉
或問太極曰看如今人與太極多少遠近或人自說所
讀書曰徒然說得一片恁地多不濟事如今且要虛
心心若不虛雖然恁地問待別人恁地說自不入他
聽之如不聞只是他自有箇物事橫在心下如顏子

人道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他不曾自知道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他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曾自知道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遷怒不貳過他不曾自知道不遷怒不貳過他只見箇道理當如此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惟學遜志舊有某人來問事略不虛心一味氣盈色滿當面與他說他不全聽得　賀孫

天下之理有長有短有大有小當各隨其義理看某看

得學者有箇病於他人如此說處又討箇義理責其不如彼說於其如彼說處又責其不如此說因舉所執扇反復為喻曰此扇兩邊各有道理令學者待他人說此邊道理便翻轉那一邊難之及他說那一邊却又翻轉這一邊難之必大

問氣質之害直是令人不覺非特讀書就他氣質上說只如每日聽先生說話也各以其所偏為主如十句有一句合他意便硬執定這一句曰是如此且如伸

山甫一詩蘓子由專歎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句伯恭偏喜柔嘉維則一句某問何不將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以下四句做好某意裏又愛這四句問這四句如何曰也自剛了問剛底終是占得分數多曰也不得只是比柔又較争胡泳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

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賀孫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蹙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寛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

寛看來不是寛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説理最平淺但自有寛舒氣象儘好

賀孫

因人之昏弱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這些子精神節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間一時間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間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為説曰且如某之讀書那曾得師友

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許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為病痛道夫

或言氣禀昏弱難於為學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便强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子蒙

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

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雉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撿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别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閒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賀孫

或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

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

祖道

或說居敬窮理曰都不須如此說如何說又怕居敬不得窮理有窮不去處豈有此意只是自家元不曾居敬元不曾窮理所以說得如此若真箇去窮底豈有窮不得之理若心堅便是石也穿豈有道理了窮不得之理而今說又怕有窮不得處又怕如何又計較

如何都是枉了只恁勇猛堅決向前去做無有不得之理不當如此遲疑如人欲出路若有馬便騎馬去有車便乘車去無車便徒步去只是從頭行將去豈有不到之理　僩○燾錄云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做不得底事如公幾年讀書不長進時節緣公恁地所以搭滯了

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

或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公依舊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下在這裏公且試將所說行將去看何如若只管在這裏擬議如何見得如做得箇船且安排槳楫解了繩放了索打將去看却自見涯岸若不放船去只管在這裏思量怕有風濤又怕有甚險如何得到岸公今恰似箇船全未曾放離岸只管計較利害聖賢之

說那尚憑地爭路有開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如今說
了千千萬萬却不曾去下得分寸工夫又曰聖人常
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以成仁
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著他也道是怪在又
曰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是有這般
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
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
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脚本領不

好了又曰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公却只管在這裏說道如何理會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賀孫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静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静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静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着衣喫飯是别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僩

或問致知當主敬又問當如先生說次第觀書曰此只是說話須要下工夫方得蓋卿

諸公且自思量自朝至暮還曾有頃刻心從這軀殼裏

思量過否僩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

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

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

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

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

以為諸公莫若且收歛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

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大雅

諸公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游和之間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身心莫令走失而已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吹草動此心便自走失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南升

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為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豖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北祖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

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

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處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大過然却如此令人未到為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處閒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已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僩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

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騖於外耳其獘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學蒙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接事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間應接事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是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黒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黒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黒底虛靜何用也 僩

有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遺了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

又不說敬如何恭敬不同曰昔有人曾以此問上蔡上蔡云不同恭是平聲敬是側聲舉坐大笑先生曰不是如此理會隨他所說處理會如只比並作箇問頭又何所益 謙

先生嘗語在坐者云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過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即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 過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玄空高妙便是膚淺外馳

張洽因先生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先生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因說今人學問云學問只是一箇道理不知天下說出幾多言語來若內無所主一隨人脚跟轉是壞了多

少人吾人日夜要講明此學只為要理明學至不為邪說所害方是見得道理分明聖賢真可到言語真不誤人今人教人引得七上八下殊可笑謙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麽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却甜桃樹緣山摘酢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却上他人門叫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
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
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
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
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
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
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
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

到甚處想葢甲矣固宜爲陸子静所笑也子静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疎無物事無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趯着脚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决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

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僩

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理會事眼前雖粗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間

只見得利害如横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中間事物轉闗處都不理㑹賀孫問如何是轉闗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㑹道理理㑹上面底却棄置事物為陳迹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㑹又却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肯下來理㑹理㑹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㑹得遂舉伊川說曾子易簀便與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却可做小小底要做大却難小底就事與物細碎上理會 賀孫

先生問浙間事某曰浙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信而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出便是 炎

謂邵武諸友公看文字看得緊切好只是邵武之俗不怕不會看文字不患看文字不切只怕少寬舒意思

賀孫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為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

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辨結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為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為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炎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

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
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
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
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
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
為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
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
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然亦但能

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曾讀不見義禮乘虛接渺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從靠實此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但把做是一場閑說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從此一般書上窮究冊子外一箇字且莫兜攬來炒將來理明却將已

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却去參解說不得者鶻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謙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為學多岐今來似覺簡畧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卻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慎思慎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工他日自然簡易去謨錄注云包顯道以書諭此先生面質如此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

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去偽○謨同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門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説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説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説得有首

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爲足慮時先生在郡中○必大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琮

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爲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些理其能幾何今日諸公之獘却自要說一種話云我有此理他人不知安有此事只是一般理只是要明得安有人不能而我獨能之事如此則是錯了可學

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殻

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必大

看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却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固有能不為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者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

無驕若未能無諂無驕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須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善奕極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了但云可随我諸處看我與人奕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人曰某随逐許時未蒙教得有所長國手曰汝碁本高但未曾識低着却恐與人下時錯了我帶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識低着耳因論碁又曰默堂集中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奕方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却別於閒處下一着衆所不曉既畢或

問之曰所爭處已是定此一着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着然對者固未必曉問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奕也僴

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着讀始得又不是大段費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

才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麽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敎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為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敎做去雖極貧賤

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污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麽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當箇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閒時也須思量着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衮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卑

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如只管去喫魚鹹不知有芻豢之美若去喫芻豢自然見魚鹹是不好喫物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讀聖賢之書熟讀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何孟子須教人舍利而就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趨利 賀孫

問曾點曰今學者全無曾點分毫氣象今整日理會一箇半箇字有下落猶未分曉如何敢望他他直是見得這道理活潑潑地快活若似而今諸公様做工夫如何得似它問學者須是打疊得世間一副當富貴利祿底心方可以言曾點氣象方有可用功處曰這箇大故是外面粗處𠕇常說這箇不難打疊極未有要緊不知別人如何正當是裏面工夫極有細碎難理會處要人打疊得若只是外面富貴利祿此何足

道若不這處打一箇透說甚麽學正當學者裏面工夫多有節病人亦多般様而今自家只見得這箇重便說難打疊它人病痛又有不在是者若人人將這箇去律它教須打併這箇了方可做那箇則其無此病者却覺得緩散無力急這一邉便緩却那一邉所以這道理極難要無所不用其力莫問他急緩先後只認是處便奉行不是處便槩閑教他莫要出來所以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四方八面盡要照管得到若一處疎闕那病痛便從那疎處入來如人厮殺凡山川途徑險阻要害無處不要防守如姜維守蜀它只知重兵守着正路以為魏師莫能來不知鄧艾却從陰平武都而入反出其後它當初也說那裏險阻人必來不得不知意之所不備處才有縫罅便被賊人來了做工夫都要如此所以這事極難只看是故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一句便見而今人有終身愛官職不知厭足者又有做到中中官職便足者又有全然不要只恁地懶惰因循我也不要官職我也無力為善平平過者又有始間是好人末後不好者又有始間不好到末好者如此者多矣又有做到窄相了猶未知厭足更要經營久做者極多般樣個

先生過信州一士子請見問為學之道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文蔚

先生曰相隨同歸者前面未必程程可說話相送至此者一別又不知幾年有話可早商量久而無人問先生遂云學者須要勇決須要思量須要著業又云此間學者只有過底無有不及底在大桂鋪說○震

與或人說公平日說甚剛氣到這裏為人所轉都屈了

凡事若見得了須使堅如金石

舊看不尚文華薄勢利之類說話使信以為然將謂人人如在後方知不然此在資質

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 振

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頹塌臨事難望它做得事

遂説一姓王學者後來狼狽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

回互有一處責曾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簀臨時不是

童子説則幾失易簀王便云這是曾子好處既受其

簀若不用之必至取怒季孫故須且將來用大抵今

之學者多此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過宋君命召

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只學

他這箇 胡泳

大率為善須自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然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着緊自痛切亦何暇恤它人之議哉 大雅

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沉要教人道好又一種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説人短長道人不是全不反己且道我是甚麼人它是如何人全

不看他所為是如何我所為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說人此二等人皆是不知本領見歸一偏坐落在窠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此 謙

因說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它說話有般人說與眼前事尚不曉如何要他知得千百年英雄心事 燾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其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 端蒙

因論諸人為學曰到學得爭綱爭紀學却反成箇不好底物事揚曰大率是人小故然又各人合下有箇肚私見識世間書人無所不有又一切去附會上故皆偏側邉道去先生甚然之　揚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　賀孫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閒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閒

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

却要閒說歎息久之　賀孫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

此志令堅强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啽

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脩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

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

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

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

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早晨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泰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為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掇取泰兵曹坐椅子去問徐後來做宰相却無聲譽曰他只有治郡之才　僩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常縮着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義剛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它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為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

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它甚子細逐根去令盡
雖一時之難却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着從
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
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寓
留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
做到這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閒
度日公等豈可不惜寸陰友仁
先生氣疾作諸生連日皆無問難一夕遣介名入卧內

諸生亦無所請先生怒曰諸公恁地閒坐時是怎生地恁地便歸去强不消得恁地遠來義剛

大有事用理會在某今只是覺得後面日子短促了精力有所不逮然力之所及亦不敢不勉思量着有萬千事要理會在自是不容已只是覺得後面日子大故催促人可為慨歎耳

先生言日來多病更無理會處恐必不久於世諸公全靠某不得須是自去做工夫始得且如看文字須要

此心在上面若心不在上面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只是心不在焉耳時舉

先生不出令入卧内相見云某病此番甚重向時見文字也要議論而今都怕了諸友可各自努力全靠某不得時舉

講學須要著實向來諸公多見得不明却要做一畢說語次云目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戶者某旦暮死耳不敢望大行且得接續三四十年說與後進令知亦好

可舉

先生一日腰疼甚時作呻吟聲忽曰人之為學如某腰疼方是在坐者皆不能問泳久而思之恐是為學工夫意思接續自然無頃刻之忽忘然後進進不已痛楚在身雖欲無之而不可得故以開諭學者其警人之意深矣○胡泳

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若臂痛常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正叔退謂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二

呂伯恭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壽昌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

可失之高伯恭之獘盡在於巧伯羽

伯恭説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静使氣好為人師要人悟一云呂太巧杜撰陸喜同己使氣○閎祖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柄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方子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麄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賜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廣録云伯恭言少時愛使性才見使令者不如意便躁怒後讀論語云云某嘗問路德章曾見東萊說及此否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説過一遍又休了揚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治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淳録作讀史來多因所以看麗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義剛○淳同

李德之問繫辭精義編得如何曰編得亦雜只是前輩說話有一二句與繫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而長之前輩曾說此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不是 蓋卿

或問繫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裒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如程先生說孟子勿忘勿助長只把幾句來說敬

後人便將來說此一章都前後不相通接前不得接後不得若知得這般處是假借來說敬只恁地看也自見得程先生所以說之意自與孟子不相背馳若此等處最不可不知賀孫

人言何休為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道夫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

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麽學只是見得淺義剛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𡍼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必大

伯恭乎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乎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乎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疎空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

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
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
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
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
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
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
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
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

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畧淺陋之子長

亦甚之甚矣僩

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曰公鄉里主張史記甚盛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間事是還是非還非黑還黑白還白通天通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如何硬穿鑿說木之又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

要知左氏是箇曉事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簒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

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

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者道

之所不載也今浙中於此二書極其推尊是理會不

得因言自孟子後聖學不傳所謂軻之死不得其傳

如荀卿說得頭緒多了都不純一至揚雄所說底話

又多是莊老之說至韓退之喚做要說道理又一向

主於文詞至柳子厚却反助釋氏之說因言異端之

教漢魏以後只是老莊之說至晉時肇法師釋氏之教始興其初只是說未曾身為至達磨面壁九年其說遂熾木之

看大事記云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大勝詩記此書得自由詩被古說壓了

伯恭解說文字太尖巧渠曾被人說不曉事故作此等文字出來極傷事敬之問大事記所論如何曰如論公孫弘等處亦傷太巧德明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 璘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

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賀孫

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

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淳

伯恭是箇寛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箇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閙裝說得堯舜大段脅肩謟笑反不若黄德潤辭雖窘却質實尊重館職策亦說得慢不分曉後面又全無緊要伯恭尋常議論亦縁讀書多肚裏有義理多恰似念得條貫多底人要主張一箇做好時便自有許多道理升之九天之上要主

張做不好時亦然僴

或言東萊館職策君舉治道策頗涉清談不如便指其事說自己治道大原意曰伯恭策止緣裏面說大原不分明只自恁地依傍說更不直截指出賀孫

伯恭文鑑有正編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衆人以為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亦編其一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生云已亡一例後來為人所譖令崔大雅敦

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陶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意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陶多少好文何獨收此遂去之更參入他文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讀底今揀得也無巴臭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

生不會作詩曰此等有甚難見處義剛○淳錄云伯恭文鑑去取未足為定論

東萊文鑑編得好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亦好義剛

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為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

嘗語呂文編奏議為臺諫懷挾揚

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弱

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傅夢泉子淵者如駡曹立之書是陸子静者其他偽者想又多在璘

伯恭亦甞看藏經來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有些伯術却忍不住放得出來令害人之甚揚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時子約已死它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

是死也幾多分曉其當荅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儼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它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産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致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

身常如白骨所以厭弃脫離而無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之最下者僩○以下子約

今日得子約書有見未用之體一句此話却好問未用是喜怒哀樂未發時那時自覺有箇體段則是如著意要見他則是已發曰只是識認他士毅○廣錄云近得子約書有未發之本體一句此語甚好人須是看得這箇分曉始得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方子

觀吕子約書有論讀詩及劉壯輿字畫一段曰某之語
詩與子約異詩序多附會須當觀詩經渠平日寫書
來字畫難曉昔日劉元城戒劉壯輿謂此人字畫不
正必是心術不明故寫此一段與之子約書又云昨
讀左傳劉康公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下云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見得古人說道理平實不張皇而著實
下手隨貴賤高卑皆有地位非如後世此之為可而
彼之為不可人有所不可為道有所不可行也先生

曰此一段議論却好 可學

吕子約死先生曰子約竟齋著許多鶻突道理去矣 賀孫

先生問吕子約近況如何曰吕丈在鄉里方取其家來

骨肉得團聚不至落寞曰得渠書多說仙郡士友日

夕過從以問學為樂罪大責輕遷客得如此過分矣

亦是仙郡士友好學樂善豈非衡州流風餘韻所及

乎嗟嘆久之又問曰識章茂獻否曰嘗見之亦嘗教

誨曰江西士大夫如茂獻亦難得又言吳伯豐有見

識力學不倦祖道因言伯豐自植立事曰此其知之有未盡不意伯豐能如此祖道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道夫○以下門人

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馳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工升卿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黄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

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葢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脉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殻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必大

先生出示答孫自脩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

去做箇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動静間全是這箇本子卒乍改換不得如吕氏言漢髙祖當用夏之忠却不合黄屋左纛不知縱使髙祖能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漢髙祖也骨子不曾改變盖本原處不在此銖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陥矯

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

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

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

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

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

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

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

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

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麽正大往時李太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麄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獘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瀰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

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璘

鄭子上問昨日所説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顔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説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

若出仕遇官官縱横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璘

問前蒙賜書中有近日浙中學者多靠一邊如何曰往往泥文義者只守文義淪虛靜者更不讀書又有陳同父闕說又必求異者某近到浙中學者却别滯文義者闕只洗晦叔一等皆閒着不言不語說着文義又却闕僩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着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地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揑眼生花賀孫

叔度與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道夫叔度

叔度應童子進士詞科然竟以不能隨世俛仰不肯一

日置其身於仕路也 道夫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兩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 道夫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二